

現代創作散文選

新編文學讀本



上海中央書店
印行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再版

現代創作散文選 全一冊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編輯者 姚 乃 麟

版權所有 校訂者 儲 菊 人

翻印必究 出版者 上海中央書店

發行者 上海中央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央書店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編者題記

我一向愛寫散文，也愛讀各個作家的散文。我覺得散文是文學中最有真實性的東西，每篇文章裏沒有含着虛偽做作的腔調。

產生散文的主體，是由於性靈情感的流露，所以它的範圍是非常的廣泛，無論山川、草木、蟲魚……以至於痛哭、狂笑、憂慮、喜悅、憎惡、愛好……及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的一切，只要是情之所感，都能發抒爲散文。

近代寫作散文最努力而達到成功的高峯的人，我們當然要推崇到魯迅先生了。他的朝花夕拾、三閒集、而已集、熱風、華蓋集等，都是轟動文壇的力作。其內容的充實，可想而知。其他如周作人先生的自己的園地、澤瀉集、談龍集，及冰心女士的寄小讀者等，也是很好的作品。本文選對之極爲注重。

本文選的作家有二十餘位，都是在現實文壇上很有佳譽的人。而編者對於選材方面，抱着適合各人的閱讀爲宗旨，凡內容枯澀的作品，概不選入。

姚乃麟一九三五，三，八。上海。

現代創作散文選目錄

姚乃麟編

編者附記	姚乃麟	一
剪拂集序	林語堂	一
祝土匪	林語堂	四
給玄同先生的信	林語堂	七
論性急爲中國人所惡	林語堂	一一
蒼蠅	周作人	一四
烏篷船	周作人	一七
苦雨	周作人	一九
狂人日記	魯迅	二二
黃花節的雜感	魯迅	三四
過客	魯迅	三六
悼沈叔薇	徐志摩	四三
巴黎的鱗爪	徐志摩	四五

我所知道的康橋	徐志摩	六三
寄小讀者(一)	謝冰心	七三
寄小讀者(七)	謝冰心	七五
寄小讀者(十四)	謝冰心	七八
寄小讀者(二十八)	謝冰心	八三
夢	謝冰心	八五
蓬萊美景	黃廬隱	八七
疲倦的母親	許地山	八九
落花生	許地山	九一
途中	倪貽德	九二
北國的微音	郁達夫	九三
一個人在途上	郁達夫	九八
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	郁達夫	一〇五
野花	向培良	一一〇
六封書的第一書	向培良	一一四
第一天到巴黎	徐霞村	一一五

我的庭園	謝六逸	一一八
作了父親	謝六逸	一一九
海燕	鄭振鐸	一二五
不速之客	鄭振鐸	一二八
宴之趣	鄭振鐸	一三二
蟬與紡織娘	鄭振鐸	一三八
歸也	王世穎	一四一
倖僇	王世穎	一四二
曹娥早渡	王世穎	一四四
塵囂裏	王世穎	一四六
送妹	王世穎	一四八
觀音	徐蔚南	一五〇
初夏的庭園	徐蔚南	一五三
快開的紫藤花	徐蔚南	一五四
我的快活	徐蔚南	一五七
草辜負了秋光	徐蔚南	一六〇

白種人——上帝之驕子·····	朱自清·····	一六二
溫州的踪跡·····	朱自清·····	一六五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朱自清·····	一七一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俞平伯·····	一八〇
湖樓小擷·····	俞平伯·····	一八八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俞平伯·····	二〇〇
長安道上·····	孫伏園·····	二〇六
愁來碰人·····	臧克家·····	二一五
小品六章·····	郭沫若·····	二一七
夕陽·····	郭沫若·····	二二一

現代創作散文選

剪拂集序

林語堂

據說出文集是文人的韻事。在作者死後，朋友們替他搜集遺著以表示其愛好珍惜者且勿論，在作者生時刊行的，至少也應有悲歡交集的一種感慨，然而在我却是如枯木似的一點的蓬勃的氣象也沒有。我惟感慨一些我既往的熱烈及少不更事的勇氣，顯然與眼前的沉寂與由兩年來所長進見識得來的沖淡的心鏡相反襯，益發看見我自己目前的麻木與頑硬。這自然會種種的原因。一是自己年齡的不是，只能怪時間與自己。一是環境使然，在這北伐業已完成，訓政將要開始，天下確已太平之時，難免要使人感覺太平人的寂寞與悲哀。

在這太平的寂寞中，回想到兩年前「革命政府」時代的北京，真使我們追憶往日青年勇氣的壯毅及政府演出慘劇的熱鬧。天安門前的大會，五光十色旗幟的飄揚，眉宇揚揚的男女學生面目，西長安街揭竿拋瓦的巷戰，哈達門大街赤足冒雨的遊行，這是何等的悲壯！國務院前曝曬的鎗聲，東四牌樓沿途的血跡，各醫院的奔走昇屍，北大第三院的追悼大會，這是何等的激昂！其實，三一八屠殺而論，通共不過殺了四十八個青年，這是長了兩年見識的我們，還值得大驚小怪嗎？然

而在當日，却老老實實不知墮了多少青年的眼淚，激動多少青年的熱血，使青年開過幾次的追悼會，做過幾對的輓聯，及擬過多少紀念碑的計劃。到如今，紀念碑一個沒會成立，（除去燕大魏女士以外，劉和珍是沒有的）不但往日的熱血與悲哀，憤慨與眼淚只剩下冷冰冰的紙上空文，甚至欲再觀一個青年烈士追悼會而不可得。這種活潑有生氣的青年團結大概是再看不到了。我們朋友當中做無名英雄的固然不少，而往日的學者與教授，正在效忠黨國的也自頗不乏人。時代既無所用，于激烈思想，激烈思想亦將隨而消滅。這也是太平人所以感覺沉寂的原因。

有人以為這種沉寂的態度是青年的拓落，這話我不承認。我以為這只是青年人增進一點自衛的聰明。頭顱一人只有一個，犯上作亂，心志薄弱，目無法紀等等罪名雖然無大關係，死無葬身之地的禍是大可以不必招的。至少我想如果必須一死，來為國犧牲，至少也想得一班親友替我揮幾點眼淚，但是這一點就不容易辦到，在這個年頭。所以從前那種勇氣，反對名流的「讀書救國」論，「莫談國事」一論，現在實在良心上不敢再有同樣的主張。如果學生寄宿舍沒有電燈，派代表去請校長裝設，這些代表們必要遭校長的指為共產黨徒，甚至開除，致于無書可讀，則寄宿舍代表愚見亦大可以不必做，還是做年輕的順民為是。校事尚如此，國事更可知了。這一點的見解是于「莘莘學子」實在有益的。

所以這書中的種種論調，只是一些不合時宜的隔日黃花，讀者也儘可以隔日黃花視之，好在作者並無立說立言廣諸名山，傳諸其人的夢想。激烈理論是不便于任何政府的，在段祺瑞的「革

命政府一提倡激烈理論是好的，但是在這革命已經成功的時代，熱心于革命事業的元老已不乏人，若再提倡激烈理論，豈不是又與另一個「革命政府」以不便？這是革命前後時代理論上應有的不同。

然而我也頗感覺隔日黃花時代越遠越有保存之必要，有時夾在書中，正是引起往日郊遊盛興的好紀念品。愈在齷齪的城市中過活的人，愈會想念留戀野外春光明媚的風味。太平百姓越寂寞，越要追思往昔戰亂時代的鎗聲。勇氣是沒有了，但是留戀還有半分。遠客異地的人，反要做起製紙招魂無謂的舉動。南下兩年來，反使我感北京一切事物及或生或死的舊友的可愛。魂固然未必招得來，但在自己可得到相當慰安。往日的悲哀與血淚，在今日看來都帶一點渺遠可愛的意味。所以我只把這些零亂粗糙的文字，當做往日涉足北京文壇撮來的軟片。攝影的工藝實在粗糙的很，又未經照相專家照例應有的修改。不過所照的當日正人君子學者名流的影子實在多，而因為是偶爾隨興所攝，正人君子又不曾刮臉修髮正襟危坐來向我排八字腳，事後又未加以點綴修飾，所以正人君子的面孔看來仍舊逼肖而特別親切。社當日是無何等意義的，時移境遷看來也就別有雋趣。雖然還是粗糙的很，却也索性粗拙為妙。這就是我所以收集保存他的理由。或者因為所照的學者名流，當日雖是布衣，現在都居榮官顯職，將來一定還要飛黃騰越，因而間接增加這些他們布衣時代的遺影的價值，也是意中事吧？吾文集之無聊，于此已可想見。

十七，九，十三。

（選錄剪拂集）

祝土匪

林語堂

莽原社諸朋友來要稿，論理莽原社諸先生既非正人君子，又不是當代名流，當然有與我合作之可能，所以就慨然允了他們，幾字湊數，補白。

然而又實在沒有工夫，文士們（假如我們也可冒充文士）欠稿債，就同窮教員欠房租一樣，期一到就焦急。所以沒工夫也得擠，所要者擠出來的是我們自己的東西，不是挪用，借光，販賣的貨物，便不至于成文妖。

于短短的時間，要做長長的文章，在文思遲滯的我不行的。無已，姑就我要說的話有條理的或無條理的說出來。

近來我對於言論界的職任及性質漸漸清楚。也許我一時所見是錯誤的，然而我實在還未老，不必提起老成的架子，將來升官或入研究系，再來更正我的主張不遲。

言論界，依中國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來說話不可。這也是祝莽原 恭維 莽原的話，因為莽原即非太平世界，莽原之主稿諸位先生當然很願意揭竿作亂，以土匪自居，至少總不願意以「紳士」「學者」自居，因為學者所記得的是他的臉孔，而我們似乎沒有時間顧到這一層。現在的學者最要緊的就是他們的臉孔，倘是他們自己三層樓滾到樓底下，翻起來時，頭一樣想

到是拿起手鏡照一照看他的假鬚鬚還在？金牙齒沒掉麼？雪花膏未塗污乎？至于骨頭折斷與否，似在其次。

學者只知道尊嚴，因為要尊嚴所以有時骨頭不能不折斷，而不自知，且日告人曰：我固完膚無恙，嗚呼學者嗚呼所謂學者！

因為真理有時要與學者的臉孔衝突，不敢為真理而忘記其臉孔，則終必為臉孔而忘記真理，於是乎學者之骨頭折斷矣。骨頭既斷，無以自立，於是「架子」木脚，木腿來了。就是一副銀腿銀脚，也要覺得討厭，何況還是木頭做的呢？

托爾斯泰曾經說過極好的話，論真理與上帝孰重。他說：上帝為重于真理者，繼必以教會為重于上帝，其結果必以其特別教門為重于教會，而終必以自身為重于其特別教門。

就是學者斤斤于其所謂學者態度，所以失其所謂學者，而去真理一萬八千里之遙。說不定將來學者反得讓我們土匪做。

學者雖講道德士風，而每每說到自己臉孔上去，所以道德士風將來也非由土匪來講不可。

一人不敢說我們要說的話，不敢維持我們良心上要維持的主張，這邊告訴人家我是學者，那邊告訴人家我是學者，自己無貫徹強毅主張，倚門賣笑，雙方討好，不必說真理招呼不來，真理有知亦早已因一見學者臉孔而退避三舍矣。

惟有土匪，既沒有臉孔可講，所以比較可以少作揖讓，少對大人物叩頭。他們既沒有金牙齒，又

沒有假鬍鬚，所以自三層樓上滾下來，比較少顧慮，元膚或者未必完膚，但是骨頭可以不折，而且手足嘴臉，就使受傷，好起來時，還是真皮真肉。

真理是妒忌的女神，歸奉她的人就不能不守獨身主義，學者却家裏還有許多老婆，姨太太，上坑老媽，通房丫頭，然而真理並非靠學者供養的，雖然是妒忌，却不肯說話，所以學者所真怕的還是家裏老婆，不是真理。

惟其有許多要說的話，學者不敢說，惟其有許多良心上應維持的主張，學者不敢維持，所以今日的言論界還得有土匪傻子來說話。土匪傻子是顧不到臉孔的，並且也不想將真理販賣給大人物。

土匪傻子可以自慰的地方就是有史以來大思想家都被當代學者稱爲「土匪」「傻子」，過並且他們的仇敵也都是當代的學者，紳士，君子，士大夫……自有史以來，學者，紳士，君子，士大夫都是中和穩健，他們的家裏老婆不一，但是他們的一副面團團的尊容，則無古今中外東西南北皆同。

然而土匪有時也想做學者，等到當代學者天滅殤亡之時，到那時候，却要請真理出來登極，但是我們沒有這種狂想，這個時候還遠着呢，我們生于草莽，死于草莽，遙遙在野外莽原，爲真理喝彩，祝真理萬歲，於願足矣。

只不要投降！

給玄同先生的信

林語堂

玄同先生：

我剛剛讀過你的寫在半農給啓明的信底後面一大著，使素非『激昂慷慨』的我也要跟人冢『瞪眼跳腳拍桌子』，忍不住也來插說幾句，也借此可以聊補我對於語絲逃懶足足兩個整月之過。近來正想做一點文章，適來了先生瀟灑幽默之大文，再好的題目沒有了。

未入正題，先說一句閒話：半農先生的信裏頭有一句恭維先生的話而爲先生所璧還者（我是先讀先生之『璧還』然後讀半農先生之原璧）。半農想念啓明先生之溫文爾雅，先生之激昂慷慨，尹默先生之大棉鞋與厚眼鏡……此攷語甚好，先生何必反對？但是我覺得這正合拿來評近出之三種週刊：溫文爾雅、語絲也（此似乎于自誇姑置之）；激昂慷慨、猛進也；穿棉大鞋與帶厚眼鏡者、現代評論也（現代評論）的朋友們不必固謙，因爲穿大棉鞋與帶厚眼鏡者學者之象徵也；現代評論固冠冕堂皇威儀棣棣的學者無疑，且不失其『出之方口』，『身分者也』。固然，激昂慷慨不必限于猛進，溫文爾雅不必限于語絲。此亦猶厚眼鏡（學者之象徵）不必爲尹默先生所獨有，而可于玄同身卜求之耳。

閒話少說，言歸正傳。先生的『歐化的中國』論及『各人自己努力去變象』的話，說的痛快

淋漓，用不着弟來贊一詞。此乃弟近日主張，且視爲惟一的救國辦法，明白淺顯，光明正大，童叟可曉，絕不容疑惑者也。故不妨借題發揮來多說幾句。弟近有『孫中山非中國人』（即思想歐化精神歐化習慣歐化的中國人）之論，其見地主張，完全與先生所持一致。弟本來以爲『國通共有一位偉人，近日細想此一偉人乃三分中國人，七分洋鬼子』（此乃痛心話，若有人以爲兜玩笑的話，也只好由他去罷）然則欲再造將來的偉人，亦惟在再造七成或十足的洋鬼子而已。此理之最明者也。半農先生在巴黎想起青雲閣琉璃廠來，因而有『中國國民內太多外國人』的謬論（只可當他爲謬論），謂『在國外鬼混了五年，所得到的也只是這一句話』。此乃半農在外留學五年所致。若是僅留學一年半載，或回國天大看國內日報張三打李四王五請趙六喝白乾的新聞，只會感覺到國內外國人太少，不會有外國人太多之嘆。即以弟個人而言，今日之主張，亦係回國後天天看報之結果，此弟一年來思想之變遷也。

今日談國事所最令人作嘔者，即無人肯承認今日中國人是根本敗類的民族，無人肯承認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近日孫先生之死，雖有了不少的名士照例來奉揚，助祭，做輓聯，察其語調，一若甚舒服自在者，然而其實爲國悲感者絕少，一若高調一唱，將來中國定然有望。惟其不肯承認今日中國人是根本敗類，奴氣十足，故尙喜歡唱高調，尙相信高調之效力（廢督裁兵略，國民會議略，護憲略，拒賄略……等等花樣甚多）故此高調終爲高調而不能成爲事實。惟其不肯承認今日中國人是根本敗類，故尙有敗類的高調益益吾耳（如先生所舉『趕走直脚鬼』『愛國』

及「國民文學」三種，及什麼「國故」「國粹」「復辟」都是一類的東西，向沒人敢毅然贊成一箇歐化的中國及歐化的中國人，向沒人覺得歐化中國人之可貴。此中國人爲敗類一條不承認，則精神復興無從說起。

誠然今日最重要的工作在于「針砭民族卑怯的癱瘓，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切開民族昏憤的癰疽，閹割民族自大的風狂」（啓明先生的話）。然弟意既要針砭，消除，切開，閹割，何不爽快些，快行對症之針砭術，給以根治之消除劑，施以一刀兩斷猛痛之切開，治以永除後患劇烈的閹割。今日中國政象之混亂，全在我老大帝國國民癰氣太重所致，若情性若奴氣，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識時務，若無理想，若無熱狂，皆是老大帝國國民癰氣，而弟之所以信今日中國人爲敗類也。欲一拔此類喪不振之氣，欲對此下一對症之針砭，則弟以爲惟有爽快快講歐化之一法而已。固然以精神復興解做「復興古人之精神」亦是一法。然弟有兩個反對理由。第一，此種扭扭捏捏三心兩意的辦法，終覺得必無成效。且若我們願意退讓以求博一般社會之歡心，則退讓將無已時，而中國之病本非退讓所能根治者也。治此中庸之病，惟有用不中庸之方法而後可耳。（試以日本維新時代態度與中國革命後態度每較一下此點使明）第二，「古人之精神」未知爲何物，在弟尙是茫茫渺渺，到底有無復興之價值，尙在不可知之數。就使有之也，極難捉摸，不如講西歐精神之明白易見也。或者唐宋中國人不如兩漢中國人，兩漢中國人不如周末中國人，也不一定，如是則古人之精神或有可復者，故周末尙可出一個孟軻講「善養吾浩然之氣」及墨翟之講兼愛，此乃其時精神未

死之證，即如孔子，也非十分呆板無聊，觀其替當時青年選必讀詩三百篇，陳風鄭風選得最多，便可爲證。（說到這個，恐話太長，姑置之。惟我覺得孔子，由活活潑潑的世故先生老練官僚變爲考古家，由考古家變爲聖人，都是漢朝經師之過。今日吾輩之職務，乃還孔子之真面目，讓孔子做人而已，使孔子重生于今日，當由大理院起訴，叫毛鄭賠償名譽之損失。）總而言之，就使古人有比較奮勇活潑之氣，然既一厄于儒墨之爭，再厄於漢時十四博士之經學，三厄于宋明人之理學（大學中庸是宋人始列入四書是中國人之成敗，賴自宋朝始之證），古人之精神已一無復存，此種之精神復興，恐怕不容易講吧，除非有一位費希特來重新替我們講給我們聽，古人是如何精神法子。弟史識淺陋，未知吾兄有以教我乎？

野馬跑得太遠了，趕快收束吧。總而言之，我近來每覺得精神復興之必要，因爲無論國事或教育，所感覺進步最大的魔障，乃吾人一種頹喪習氣之空氣，在此空氣內，一切維新都可變出唱戲式的笑話。三十年前中國人始承認有科學輸入之必要，二十年前始承認政治政體有歐化之必要，十年前始承認文學思想有歐化之必要，精神之歐化，乃最難辦到的一步，且必爲『愛國』者所詆譭反對，然非此一步辦到，昏憤卑怯之民族仍是昏憤卑怯之民族而已。弟嘗思精神復興條件適足以針砭吾民族昏憤卑怯頹喪傲惰之癰疽者，六書于左方以待參考，不復多贅（這也可謂不識時務之我的一點鄙見，一笑）

1 非中庸（即反對『永丕生氣』也。）